樂靜集

五

樂靜集卷二十

宋 李昭玘 撰

賀門下楊相公

[illegible]詔進貳[illegible]言多士雖欣見雲龍之會都人夾競觀袞繡之[illegible]惟[illegible]子勤欽止之思而賢者動翻然[illegible]惠有道時丁太平明良相懽上下蒙福恭惟某[illegible]生不動心如孟子仕止

久速必治巳以仲尼故特立於議論之間不惑於是非之際間當言責益勵風猷於義也剛奚恤衆人之怨不可則止匪懐好爵之縻養疾家園遊心聖閫疏泉種竹自以為迂隱几讀書莫知其老潔身自信與世尤踈謝流俗之睢盱挹古人而嘯傲德無與映貫洛水以並清望不可攀壓嵩高而獨峻雖雅從於燕處終未慰於岩瞻屬睿智之紹休念艱難而在御允升故老丕式壯猷蹔紆治於東臺將變調於大化夙有進思之志今為行

可之時不負蒼生安暇東山之高卧方思霖雨果符傅野之旁求人心同樂於春臺國體大安於磐石四方無競萬世有辭其猥以微蹤數蒙優眷限拘符守阻造鈞庭

賀平章文太師

光膺策命入拜師臣三公惟人大厦有棟樑之任一相處內四方如泰華之安天扶聖君人望元老歡樂精神之會流通上下之情禮無與隆時所罕遇恭惟其官孕靈岳秀配德坤元器深厚而有容道直方而不撓武足

以戡定亂略文足以潤色聖謨可托大事則社稷之臣不親細務則帝王之佐進人如己愛物以情碩畫嘉謨撫寧於華夏陰功隱惠孚感於神明故能業亮四朝身兼五福出入將相幾四十年古今勲勞無一二輩屬真人之嗣服攬庶事以圖新謂國軍禁令有未決之疑左右輔弼皆後來之儁俾辭留鑰入造内朝集冠蓋於都門羅饔飱於候館衮衣已往難留洛水之舊邦皓首復來共識仁皇之真相龍光疊被衢路榮觀于今熈河之

老以公議而自處為衆人之不能匹夫未安深軫納溝之念至誠獨立靡懷濡足之憂故進賢退惡而多士歸心興利去害而庶民不議果膺睿渥參秉鈞衡飛鴻之遇順風已如夙志大旱而作霖雨咸賴我公益扶萬世之安永尚一人之慶某猥叨憐遇倍切懽愉限守州符阻造台屏

到任謝右僕射

守鑰真祠幸退安於衰暮分符督府復誤玷於恩榮莅

事已還俯躬知懼伏念某器能淺鮮學術拘踈猥遭遇
於昌朝粗激揚其懦氣一登言職五委使華第殫報國
之忠且乏過人之譽方欲屏蹤於田野庶幾息駕於桑
榆歌詠王明涵濡聖澤敢祈寬詔特假便藩謂朽木可
雕未忍輕其棄置而老馬知道猶堪責以馳驅此蓋伏
遇某官大業亮天元功播物歡樂精神之會陶成小大
之材每憐寒拙之無它曲示含容而與進俾更善地以
養餘年敢不益勵素修仰酬巨賜上體朝廷之意下安

閭里之情十駕雖勞尚不忘於夙夜一毫有補庶無負於埏鎔

謝大漕

河山連絡古稱督府之雄民物浩攘今是名臣之寄揆材非稱冐寵若驚恭惟某官儒服先知相門英胄獨倚公忠而報國不投機會以幸功間調王師特分使領議論可畏共觀文正之餘風倫禦有經多出延安之故事雅推高義益簡上知暫糺吏於西曹復理財於東部洗

途雅爲多士之表儀綽有古人之風度顧惟商丘大府甸服別都當舟車孔道之衝寔名德偃藩之地暫資賢望未慰巖瞻道之將興方慶風雲之會人惟求舊必先柱石之材佇奉詔音入陪鈞輔某素慙孤賤曲被眷憐兩地河川宛隔登龍之步累年胷臆莫親揮麈之談敢冀上爲廟朝精調寢餗

賀吳運使轉官

右某伏審密奉清光茂膺嘉命一日三接已躋侍從之

華六轡載馳特總漕輸之重起士人之驩慕聳吏部之榮觀恭惟都運待制與聖並生以道自任識當世之先務為衆人之不能屢奏顯勞再更劇地弊源漫溢豈十手所能支議者徬徨無一辭之可措照理於變通之會撥繁於談宴之餘僂指布籌已足三年之食銜艫擊轂㬥登百萬之輸果被詔音入瞻宸坐天子促席而為之改色財臣斂手而敢爾言功遽陞延閣之班尊委外臺之寄金絲籠薦競觀賜物之新彩旌啓行喜拜使華之

賜洒若對顔其官器度淵沉性姿踈敏仁恕為政有古
吏師之風聞譽在躬為時士人之望尚資闕决暫爵遠
圖將聞濟水之民復起海沂之詠退慙淺薄輒預交承
久雖學步而未識國能素不善歌而敢期和者履難加
首顧賤質以奚堪瑜不匿瑕幸前非之將掩瞻風甚邇
晤德猶賒伏祈善保興居茂迎寵禄

代人上兩府問候

言念仰泰階之焜燿目遠鈞庭奉使節以周旋身勞麈

鞅稍易寒溫之序未修咫尺之書每思犯分以陳情反畏黷尊而取戾雖江湖之量無待細流之歸而燕雀之軀寧忘大厦之託徬徨兹久畏惕益深與其自怠而不言未若以誠而歸罪恭惟某官蓍龜舊德柱石元勲翼千載以有為躋四方於無競君子在位士皆樂用其才百姓既安民罔不同於善道行而政舉法具而官修百穀順成四夷内附在蕭曹近用不過慎以無為如房杜淺能何所施其素業粤惟盛際允屬元臣三代可追不

獨稱於兩漢大章繼作方有賴於一夔其樗櫟散材墳壚惡埴猥叨匠斲竊累陶埏誓殫夙夜之勤不忘頂踵之報高秋在序福履是宜尚祈寢餗之以時俯慰士民之所望

代賀方回謝舉換文

誤塵恩命特易班資度德無堪撫心增懼雖去彼取此均曰服勞而舍短用長粗知從欲再循幸會尤切競凌昔者朝廷分建百僚文武均為一致逮乎選舉不一仕

與噲為伍頗屈素心已甘孤宦之飄零忽累大臣之論
薦遽超常格曲預優恩此蓋伏遇某官一德亮天大鈞
轉物攬多士而並用拾寸長而不遺致此微蹤俾更舊
秩敢不仰圖報稱益勵踐修躍冶之金固已不羣於物
棄溝之斷猶將有用其材

代人謝安撫

祗擇剛辰俯臨郡政分符流水嘗受賜於恩門補郡徐
方復承流於使部依仁有素得地愈安涖事已還撫躬

知懼其官忠勞許國德業在民蚤振武於掖垣暫偃藩
於方面清列城而安堵疎百吏以趨風夫何謭能辱在
威部敢不奉循教約修督事功誓殫夙夜之勤庶獲涓
埃之效

代人謝副漕

祗擇剛辰俯臨郡事河山連絡古稱督府之雄民物浩
攘今是名臣之寄揆材非稱冒寵若驚某官國器粹溫
天材超頴夙著強明之譽屢更任使之煩方密簡於上

心慗出臨於東部清列城而安堵疎百吏以趨風夫何
謭能辱在戚部敢不奉循教約修督事功誓殫夙夜之
勤庶獲涓埃之效

代人謝兩府

待罪平陽幸免曠官之責承乏泗上復叨假守之榮材
屢試而非長恩愈深而知懼伏念某器能淺薄學術迂
踈遭會聖時依緣仕進一登朝籍巳孤報國之勞五領
方州久濫長人之寄猥蒙優貸仍許再留遽遷督府之

名藩俯在陪京之近服河山環絡疆井浩繁宜有聞人以資良幹豈容朽質輒玷誤恩某官大業亮天元功播物歡樂精神之會作成大小之材過憫孤蹤與更善地敢不奉循詔令究悉事功十駕雖勞冀不忘於夙夜一毫有補庶無負於埏鎔

樂靜集卷二十一

歌欣見重華之協帝俯迎誕節大啓法筵敢憑西竺之文上祝南山之筭伏願神通于號共扶不拔之基壽考萬年永據無疆之福臣無任傾祝虔切之至

僖祖忌疏

積行累功肇啓千齡之運報本反始莫窮萬世之思方諱日之俯臨憑妙緣而上薦惟願證一乘法離六欲天挹仙聖於九清御神靈於四海本支相續與蒼蔔以長榮社稷愈安如須彌而不動

太宗忌疏

繼志圖功廣規模於萬世興文偃武混夷夏於一區流澤被乎子孫餘烈照於天地百神幽賛四海永懷載更厭御之辰肅展事存之禮敢憑妙果仰薦真遊伏願超最上乘作無量福皇家繼緒如吐於千花法界含生長霑於一雨

仁宗忌疏

大德宜民共戴天雲之覆庶邦懷惠更深河洛之思垂

衣拱手間燕於四十年餘烈遺風扶持於億萬世願真遊之雖遠宜昭報之不忘躬啟法筵上資福地惟願六通自在萬行圖成入非想天放光明於寶座以本願力遍功德於河沙子孫承不拔之基廟社庇無疆之福

神宗小祥功德疏

帝鄉孰在莫返神遊日軌不留已成周歲恩涵萬類哀動庶心恭惟神宗皇帝聰明睿知之有臨禮樂政刑而不悖天人和協宗廟妥安雖堯帝之功獨資於神聖而

文王之壽終捐於憂勤永辭萬國之依遽歷四時之變
玉音未遠龍馭何追抱鼎湖之弓潛焉流涕望裕林之
栢森以成行敢薦妙緣少伸哀祝伏願證一乘法離六
欲天挹仙聖於九清御神靈於四海乾坤日月共扶不
拔之基社稷子孫永庇無疆之福

神宗忌疏

痛龍髯之中斷未盡哀號感春露之既濡已臨諱日神
遊寢遠塵世何知願白晝之不留即金仙而往扣伏願

聞一音之真妙滅諸念於往來超最上乘得無漏果寶幢香象長為天上之遊法雨慈雲更作人間之福

神宗小祥開啓道場疏

龍去鼎湖莫返登遐之馭律回姑洗奄當厭御之辰躬啓梵筵仰伸孺慕惟願六通自在十地圓成離有想天不墮金輪之果超極樂界長瞻月相之尊本支永庇於慈雲廟社共依於法力

章獻明肅皇后經疏

北郊薦服已推配日之賢南面抱孤更極補天之力憂
勤致理慈愛及民屬諱日之載更仰徽音之如在敢憑
薰唄上祝莊嚴伏願入觀止門超直乘於十地以威神
力扶洪業於萬年

神宗皇帝齋疏

龍去橋山悵乘雲之已遠天崩杞國縱殞骨以何支悲
動百神哀纏萬國恭惟大行皇帝道躋曠古澤被生民
焦心勞思幾至於二十年崇德廣業將垂於億萬世四

方底定百度緝熈未能燕息以隨時終以憂勤而損壽遽辭宸極長往帝鄉顧丹喦之悲凉空餘塵跡望鈞天於恍惚宛隔神遊仰集勝因少伸孺慕唯願證一乘法離六欲天挹仙聖於九清御神靈於四海乾坤日月共扶不拔之基社稷子孫永庇無疆之福

孝明皇后忌疏

伏以雲衣縹緲顧羽駕之何追寶宇深嚴想徽音之如在俯臨諱日恭啓法筵伏願三十六天直超無上千萬

億劫不墮有情生靈共濟於慈梁社稷長依於福海

皇帝天寧節功德疏

天幹三辰歲分六甲水坐一而利萬物土居中而行四時屬陰陽參合之期為仁聖本元之日是用即琳宮之福地啟金籙之秘文有德者昌宜神靈之交相歸功於上乃臣子之至情伏望上帝鑒觀衆真感格護太清之高拱擁多福以來宗三百六旬每周流而不息千萬億歲當永保於無窮

諸廟文

惟神功禦大災歲有常祀聰明所信肸蠁必通比者雨潦既瀦川流暴溢民將瀕死神亦何依願為力之巳窮雖殺身而無補呼天莫抹沉玉如遺敢竭丹衷仰祈昭鑒哀此無辜之扼貸其不腆之誅力回昏墊之憂誓殫牲醴之報

河伯文

自昔山川之神皆為民社之主今則河流暴溢城堞屢

降神莫余哀坤祇寂寞以無聞河伯彷徉而益肆蓋聞
九天元聖十地慈乘皆以度物為心施福無量敢伸齋
祝上叩真靈伏願黙扶捍築之功力回湍怒之勢千里
將顛之命咸荷再存一方受賜之民不忘欽報

謝靈惠䟽

佛果難量法門無碍天龍人鬼盡入摠持地水火風一
歸變現託化身于千刼拔苦道於衆生荼惟靈惠大師
位證真乘功深願海自有唐開元之際夙種妙縁由先

帝熙寧已來屢開靈感一方受賜萬目同瞻比者雨潦
因仍河流漲溢蛙鳴新竈十日不炊槎擁戍樓四郊如
海已危生于朝菌將堊骨于湖魚屢瀝丹衷果通玄鑒
威神所應影響不違斡巨浸以東傾破重陰于一指天
青日白鸛鶴爭飛野潤雲平牛羊可數凡在含生之類
共蒙再造之恩是用祗率屬僚肅陳淨供誓禪真信上
報深慈惟願遍福德於未來廣津梁于不倦使四時調
序百穀滋豐少完瘡痏之餘永頼生成之賜

靈惠塔祈晴疏

佛以度物爲心食乃生民之命比者時陽不固暑雨既淫大貽南畝之憂將失西成之望仰伸誠祝上叩法慈惟願放白毫光如一念頃破頑陰於四極瑩麗日於九霄永賴庇存益堅回向

靈惠塔祈雨疏

稼事方興時澤不足既任承流之責宜先闔境之憂敢露精衷上干慈聖伏願法雲遍覆神力總持遽輿三日

之霖少蘇千里之旱仰惟惠照俯狥哀祈

謝雨疏

廣願不違至神能速梵磬鏘而震雷作淨香散而蒸雲興一夕霑濡千里膏沃輒伸精懇上報法慈誓堅回嚮之心永賴函蒙之福

天慶觀祈雪青詞

竊以上帝降觀善於救物下民靡告危則呼天比者時雪既愆菽麥將槁吏雖不德人亦何辜敢瀝丹衷上祈

真聖願施一尺之澤俯紓千里之憂益整齋虔少酬蒙
覆

靈惠塔疏

伏以佛果妙圓法力平等雖無求而不獲須有感而後
通敢竭精衷上干慈照比者冬陰不固時雪旣愆幾成
焦旱之災且夏癘疫之變伏願不違本誓力度有情俯
爲三日之期遍蒙一尺之瑞永堅回嚮益勵齋嚴

祈雪禳火青詞

高天在上故無棄人至誠如神可與事帝比者時方卒
歲陽反代陰水不堅凝木多燥槁牟麥已播未霑為瑞
之滋縆亙相望每有救焚之恐敢伸醮設共罄懇祈庶
有感而必通將轉禍以為福伏願三清霞佑列聖鑒觀
膏澤應乎豐年熒惑循於常次揚熛不作無徙薪曲突
之勞盈尺既優遂飽食逸居之樂共荷生成之賜不忘
歸報之勤

樂靜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樂靜集卷二十四

宋 李昭玘 撰

濟州天寧請觀禪師開堂䟽

諸佛以因緣出世我法以方便為門發菩提心行本願力六度萬行如筏濟河十地三乘隨根得雨惟生實相無佛衆生合寶綱珠光光相入盡大地水滴滴同歸從無始已來為一念所染波生海濁塵落鏡迷顛倒色空

流轉生死乃至大疑未判小智自私趼足山溪腐脣貝
葉萬里尋天竺國窮年轉法華經未離妄想情塵不見
本來面目有右佛子為人道師不由心外千開直指言
下一路金篦刮膜更無隔地懸天黄葉止啼祇在拈搥
舉拂方今 聖神紹述海宇熈平共傾臣子之一心願祝
君王之萬壽徧闕梵剎大暢宗風兼收善利之功永作
無疆之福恭惟觀公和尚惠林麟鳳覺路梯航携隻履
以遊方蹔紫雲而駐錫顧惟敝里久仰高風詹蔔花開

欣逢此日醍醐味美未副夙心伏望憐惻有情敷揚妙
旨登師子坐作海潮音華亭手中篙臨濟坐上喝衝風
卷浪送巨艦於長川强弩發機斃群鹿以一箭然後雲
收霧散同觀自在之天虎嘯龍吟競唱太平之曲聖君
賢相長轉法輪百辟庶民供依福地毋懷謙默幸副懇
祈

天寧請化老住持疏

達磨傳心特來震旦曹溪得法終返南州各有因緣共

成契會化公和尚辨才無礙行業素高駿馬一鞭萬緣俱斷寶花纔出四衆同傾揚眉大振於宗風隨器盡霑於法雨間遊京輦暫寄叢林黃檗清凉須垂巨蔭牛頭氣象爲指眞棲永懷佛祖之恩不忘父母之國某久沉迷網夙乏利根幸枌社之相依愧潮音之未接老之至耳敢逃抱足之譏聞斯行諸猶希刮膜之賜

天寧請首座賛直傳法開堂疏

伏以雲出岫以時行終歸無住火傳薪而迭照本自相

生天寧和尚系出黄龍化流上國鏈鑪不倦夏臘寢高
坐却天下舌頭養得窟中獅子將忘言於宴坐每寄相
於中林授此信依囑吾嫡嗣大川得濟舟楫方開利劍
不呈煙塵俱息首座大師求心無墮見道不疑胷前猛
得一椎豁開宿障肋下連遭三築喚出菩提既從這箇
了知當與大家受用比者寶幢圍繞香象奔騰共看出
世機緣必有驚人語句莫但揭眉展手戲弄學人便應
刮膜開光通流祖意儻許尋蹤見鹿寧辭立雪齊腰多

生曾是作緣此日定求得佛大空法界從初不限東西無量度門何處獨無能秀願垂悲濟永脫迷流普集妙因上崇聖菓

同前

伏以空性不遷法緣無盡求佛得佛故葉葉相承以心傳心故燈燈迭照不住常住是無非無窺索根原必自思維外入流通消息終由語句中來雖諸聖有情如人父母而一言不契非我子孫天寧和尚臨濟別支黃龍

高足自曹溪而下薝蔔同林留滄海以西麒麟一角疚
心搥拂注想雲泉須要猛脫閒名未可輕論法器千人
衮衮罕逢入闕將軍四句惺惺獨有當春獠子首坐大
師久親巾錫夙悟機緣曾經虎口捋鬚奪得钁頭在手
不待三敲入室便能一點成金直透重關更無遺照比
者密傳空印親奉法衣掛皎月於高臺鑑洪鍾於廣坐
師子出窟百獸吞聲馬駒踏人千里無跡十年趺坐不
將拄杖宅遊一日花開真見老婆心切自昔張弓捉箭

見敵横行從今劈浪鑽風看師自渡伏望以自利利物以先覺覺人開無碍門唱第一義庶使隨根得潤見指知迷上去階梯既許承當大事後來津濟莫教辜負宗門願憑佛子之因共作聖人之祝金輪永御高視泰平法界無邊一歸清淨

樂静集卷二十四

實察之內强中國外鎮四夷經營廟堂而震讋萬里
此御之者君也而相實器之故智不足以用天下之變
則屈於所不知勇不足以任天下之重則困於所不舉
昔人有言曰宰相自有體而不親小事若此者小材之
所効也宰相不可以親為至於小事敗弛以亂成法則
亦未得為無責矣錢穀固非宰相之所治盜賊固非宰
相之所問也各有司存至於國計之不知姦猾之不息
此有司不治也則責將誰尸故天下之守在天子天子

之責在宰相故曰知之為未易而為之甚難者也古之人非灼見其臣不敢舉國而與謀非深知其君不敢委身而就責考其文迹之甚明而精意之可見者莫詳於書夫高宗舉傅說於版築之間一旦加之公卿大夫之上疑若甚易者然而至誠相感之際丁寧告戒固非中才庸主之所能為也說之告王曰后克聖臣不命其承則望其君者隆王之命說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則望其臣者備知之非難要其上以力行也克邁乃訓示其

下以必聽也既俾之有為矣而曰罔不同心故沮議者弗能改既告之以典學矣而曰旁招俊乂故能言者無所容此傅說所以得行其志而高宗所以能享中興之功者也以豪傑非常之士得聰明有為之君故相與以造事興業創法定規出於庸人辨事已息之餘乘於功利詾習甫行之際使續之者非其人因之者蘖其事帝王之績困於垂成而官人百吏亦幸而願息此知人者又不可不善於其後也桓公既相管仲欲繕甲兵伐諸

侯管仲五諫而五不聽緣陵之封既行其言矣凡五言而五諾之故合諸侯王天下以成霸功者桓公之知人也方管仲之得其君也既以信而後諫量而後入未嘗輕用其事而國之大事固不敢輕屬於人凡此恐遺君憂而為百姓怨也桓公欲用鮑叔管仲以為不可而薦隰朋鮑叔非不才也葢知其善於後者必隰朋也管仲一霸者之佐非天下器也其始則未嘗輕用其身其終則惟恐不善於後況其致君澤民安利萬世復有大於

此者乎嘗觀明皇見姚崇於田獵之間咨以天下事而衮衮不倦崇知帝大度銳於政事先以十事要之使堅開元之間卒見施設至於序次一聽其決擇由是進賢退不肖天下大治方崇以疾移告歸第雖政事必得其言而後定及乎薦宋璟自代帝益以不疑璟承崇之後務刑政官任職而守正過之葢法之始行容有疎緩行之既久循名責實按事計功非少加之以威嚴則不足收斂凝就其勢不得不然也史稱崇能應變以成天下

德者居下有功者進無功者退量材而授官按法而麗罪如師曠之不可欺以聲離婁之不可欺以色言之所舉竟以得之貌之所見情已察之姦良憸壬毀譽是非無以逃於我而陟降沮止廢置予奪亦無不自乎我此知人自信者也內無主外無學好惡無別取捨無擇故人觀其倚而潛以應之倚於名高則諛說之徒至倚於厚利則聚斂之徒至倚於法術則刻核之徒至倚於計數則譎變之徒至美言獻於前重祿餽於後使夫喜功

易進挾捭闔之謀試揣摩之術排擊於必爭之途譁噪於並趨之地前之既入後則却之昔之既獲今則攘之名器可以餌取威福可以意移此知於人而信人者也知人之君使人畏上之知而不敢為也故勢重而威專知於人之君使人唯恐不為以自脩故勢輕而威奪凡此兩者治亂之所繫而人君之所察者也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然則知人之本未始不先乎知言也夫天下無事則欲言者息天下有事則不能言者出故以言

擇人以人責事雖堯舜不能廢也言乎經大事興大利舉偏而補獘革舊而造新此必有趨變之功也言乎明憲度謹禁令犯義者黜犯刑者誅此必有制法之功也言乎節財用阜通貨賄使公私無不足之患者此必有富國之功也言乎修車馬備器械選將厲士使敵人不敢加兵此必有强國之功也言乎稼穡有政農功有時竭人力盡地利此必有養人之功也言乎明道德達禮樂人無賢不肖才無愚智學則成不學則棄此必有

教人之功也然許人以可用則不可用者無以知億人以不能則能者無以見故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與之使自舉之功當其事事當其言者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者誅大臣不能為朋黨之助左右不能為先容之助士大夫不能為游談之助賢不肖是非之迹循其後逐之而已窮矣故好誣者不能詭言言則不實之罪隨之好匿者不能隱言言則不忠之罪隨之好大者不能侈言言則惑衆之罪隨之好毁者不能譖言言則

蔽賢之罪隨之度其誠可言則言誠不可言則止知其言之不可罔而名實之不可揜也昔者齊威王命大夫治即墨而毀言日至使人視即墨則田野闢人民給命大夫治阿而譽言日聞使人視阿則田野不闢人民貧苦故召即墨大夫封之萬家召阿大夫烹之堂下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而務盡其誠雖然此知言者也持此以責人之功未足以盡人之才盡人之才惟聖能知之人之才於此於彼各有所能也不害其所能而

用其所不能則所能者恱於見知而所不能者終不敢以非其才而自處唐太宗常謂高士亷臨難不易節而所乏者骨鯁唐儉出言可喜而未嘗一言及國家事楊師道自能無過而懦不更事長孫無忌應對機敏而攻戰非所善岑文本敦厚而謀長經遠劉洎堅正而其言有益馬周敏鋭褚遂良竭誠依人太宗知此數人之才而用之數人者亦莫不盡心以應上使夫聖不足以通人知不足以周物疇克之哉故知人者始於試人之

言而終於盡人之才凡此者出於聖王獨見非下之所能為也

省臺寺監

昔先王自勤厥德夙夜不怠惟前代時若然後訓廸厥官而作周官立三公以論道分三孤以洪化公則燮理陰陽孤則寅亮天地皆所以成王道也道則一事則異故設六官各率其屬以象天地四時皆所以成王事也治則簡而嚴故冢宰為天教則詳而親故司徒為地禮

秦之後獨用其故號其位無統其事無聯至唐始為省寺臺監以分處百官使令宿業事事無曠問其名則以職對下其令則以官議司有常守位有定員唐之治績號為甚盛者其致然也謂之省有曰尚書有曰門下有曰中書尚書典領百官庶事所會決者也其屬則六其聯則二十四其位則各以其序知百官之功過然後與之以勲級勲級未足以勸賢也又加之以封命此三者未始不先選天下之材而用之也故考課勲封之職則主

之以吏部倉廩有所積然後為權衡度量之制既為權衡度量則量歲計所出而支調之此三者皆出於戶口田賦之所入也故錢穀土地人民之職則主之以戶部先王之為禮未嘗不謹於賓主之際外則謹於賓主内則嚴於鬼神為之牢禮膳羞之數為之祠祭祀享之節三者皆禮之事也故賓客膳飲祠祭之職則主之以禮部戎器既有藏車馬既有備必周知天下之籍鎮戍烽堠之遠近者皆兵之事也故武庫輿輦方域之職則主

之以兵部謹門關出入之籍以防姦督財物期會之責以防僞以此防人猶有犯上違令者則戮辱隨之此三者皆刑之所治也故門關鉤會禁隸之聯則主之以刑部津梁溝洫以時修苑囿山澤以時取屯營之事以時耕此三者皆工徒之所興作也故水利虞衡田作之聯則主之以工部門下之治掌出納帝命而相禮儀者也中書之治掌佐天子而執大政者也故侍從顧問規諭諷諫之左右分吏焉故記動史書其起居法度執大政

則道揆者也參議表章草創制命之職在焉故記言史書其詔誥德音儒學皆有選也圖籍皆有藏也議法制沿革者其事小故屬之門下求賢才隱滯者其事大故屬之中書此三省之制也監則其所守寺則法度之所出其事則同其主則異若禮樂飲饍宗室蕃夷之所掌圖籍天文學校服御之所司則又禮之别也宿衛工作僕御軍械則又兵之别也治水則工之别也此監寺之制也庶事既有别矣帝命既有掌矣大政既有議矣

有守者付之監有法者付之寺朝廷之治畧已具矣然而百官之所領萬事之所揔必有責也故特置一職謂之宰相百官之罪惡朝會之儀典必有所糾也故特置一官謂之御史則内外各有所察也或不以一名其職唐之致其盛幾與古比隆者任官得其序而已國家設官分職一切用唐制或有職而非其官或有官而非其職或一職而治以數官或一官而兼以數職名分不正而已名分既不正則無能罔上之人盜名而自安喜功

家不得而懷可予可奪可殺可活莫適而非君也又焉得擇事而後安哉孟子不往見諸侯孔子君命召不俟駕曾子居武城越寇至則去子思居衛齊寇至則未嘗逃以孟子則無官也曾子則師也若孔子之不俟駕子思之不去蓋事君之義不可不畏也先王之時大夫使於四方雖四牡之嘽嘽周道之倭遲動至於不敢懷歸憂至於不遑將母其心則非不悲其居則未嘗寧處不以不能忘私之恩勝不敢慢命之義故也非特使臣之

如此也至於戍役之士亦然薇既老而不得食歲既暮而不得歸驅之以行道之勞廹之以雨雪之苦告之以靡使歸騁之私心繼之以我行不来之死志義使然也非特戍役之如此也雖婦人猶能勉其夫之勤勞告其夫以不可懷歸之義凡以致其義而已矣夫或生或死或安或危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是數者皆天也若夫遇事不茍免臨難不易節有質直而無流心此士之於君臣之際當自致而已茍為不知義而操富貴之勢

憂事物之累惴惴然惟恐其去已則凡可以避患者無不為也臣嘗觀東漢之時班超開通西域立功萬里五十國皆欵關納質馬援清隴西定嶠南䟦窮域冒毒霧終死蠻徼二人者豈甘心絶域輕萬死一生之計哉忠義所激然也以光武之賢臣能自致如此而陛下聖德聰睿不自有已優禮公卿大夫輕施爵祿嚮之以樂與之心屈之以不倦之所將以責在位之臣行令而無壅赴功而不惰然而天下之大事社稷之長策古人未盡

治吏下

先王之設官也與之亮天工治天職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朝無幸位位無曠事然後可以比羣吏之治收庶績之熈而成王業方其任人也未嘗不勞於所求優其所使簽士之明先王之道達古今之變者得位則行不得位則立迎之以至恭則就不恭則去故有爵以貴其德有禄以富其功有冠冕佩服之尊有車服徒御之盛所以立於朝廷長於民上者遇之已至矣屈樛

木之高而引之無遺虛卷阿之中而受之無拒有諫則行有言則聽與之以美意樂之以至誠又已至矣為人臣者因其同寅協恭正直在位致其道以養人修其身以行法內盡其心而不欺外竭其力而不懈不擇事辭難知無不為為無不至以服其下之所勞以報其上之所施不能如此而私義以害其公私智以非其上懷禄圖存背公死黨則先王復何以馭焉有刑以治之而已夫刑之所加常在於不善之小人今乃致於公卿大夫

宰以官刑糾邦治大司寇以官刑上能糾職大司徒令於教官曰各供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雖然其刑之也又豈一日而誅之而輕終身之善哉曰不至則待之以月月不至則待之以歲一歲之遠猶以為未也三歲大計然後誅之夫予之則甚厚奪之則不速然猶頑不即工以干上之典此刑之所以無赦也先王之責人也既如此之詳而躬自厚者亦未嘗不謹也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檢身若不及然後制

官刑以儆於有位者躬自厚之道也主上取人以身修身以道凡謀之所可聽言之所可行陟之不遲舉之不次朝獻其言而暮試其能朝為布韋而暮為卿相用之不違其學與之不求其備可謂厚於與人矣內則於穆其德外則勤勞其行敦信以一好惡明義以審是非可謂自厚矣官人百吏猶不能徯上之志行上之令告之以嘉猶示之以周行或乖爭以起事或偷慢以違命罔上而不忠趨利而無義在所察治而已傳曰臨事

接民以義應變寬裕有容恭莊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後中和察斷以治之政之隆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一年而與之始三年而與之終今之謂歟

樂靜集卷二十五

樂静集卷二十六

宋 李昭玘 撰

重外

嘗觀漢唐任刺史或輒親見問退而考其所行以質其言或錄其姓名得才否狀以擬廢置或增秩賜金以勞其成或臨軒受服以光其遣故漢之吏事號為稱職唐之任人所傳十五蓋重郡縣之官慎臨人之責自古皆然

不特為今日之所急也愚竊論之天下之事有名變而
寔存者後世習於名而遂略其寔此名寔所以並廢而
事功不立也今之守令視古猶諸侯也非不有境土也
獨不得歛其賦爾若勸課之責則在焉非不有城邑也
獨不得專其地爾若守禦之責則在焉非不有官府也
獨不得置其屬爾若察治之責則在焉非不有學校也
獨不得命其士爾若教養之責則在焉非不有軍旅也
獨不得專其政爾若簡習之責則在焉或以謂古之諸

侯與天子同體而尊故其任重今之諸侯與朝廷異勢而卑故其任輕然不知地土封爵名數儀物雖今日之所輕而重穀阜民養材教士無以異於昔日之所重承令之責者務覈簿書促期會以文法吏自處其於詔令之意教化之實玩以為不急歲時上計苟於文具而已必欲宣德流行移風易俗一陶天下之和固亦難矣故勸課不修則耕稼不時田野荒汙水旱無具老壯流徙守禦不修則群小嘯聚屠牛發冢焚燒區落白晝殺人

察治不修則吏行貪汚交貨賣法公義不肅私倖爭出教養不修則學舍蕪沒圖籍塵委人材徧野士論淺俗簡習不修則卒伍墮氣器械鈍弊春秋角抵坐作如戲凡此者吏不知其責故也國家頻年以來除徭役興農利聯什伍講學校練軍士其法脩成其令數下郡縣之吏猶不能盡心率職以稱上意盖其修飾形迹附託名數苟可以奉朝廷之法其寔無至誠惻怛以行朝廷之意此特失於廉按未精而督責太輕爾若三代之時諸侯

之見天子也春以受其圖秋以比其事夏以陳其謨冬以協其慮時以發其禁衆以施其政天子之撫諸侯也諭言語協辭命諭書名聽音聲同度量成牢禮同器數修法則有攈人以道其政事有掌交以道其德意故能均政刑合禮樂一道德同風俗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察治詳故也今夫州為之守邑為之令星列棊布散於四方萬里之遠道不足以一揆法不足以一守無禮以致之無政以合之凡朝廷之政事法度雖時

下其詔丁寧告戒而奉承之吏習為苟簡大事則行文檄記條目小事則掛屋壁東高閣至於獄訟農穀貨幣征租力役之常歲為一書以上於朝其人之賢不肖其治之得失其事之利害以謂盡在於此是亦踈矣朝廷常患其弊而設監司矣委之以廉按付之以督責修職者薦於上不才者罷而去此代天子知人者也然而監司未必皆賢也庇姦則以寛縱為度喜事則以苛細為功惰怯則操鎮靜之説强忍則徼刻薄之利挾氣者輕

於沮下幸名者急於趨上取未必中也或出於親戚故
舊之先去未必當也或出於怨嫌忿怒之表其情狀之
相攻自治且不暇又況治人哉朝廷所望於人者乃止
於如此則監司未必為得人也夫郡縣之治視監司指
顧為近監司之治望朝廷耳目為遠天下之事嘗勞於
總覈難於察治者蓋在此也唐制監察御史掌巡按州
縣其一察官人善惡其二察戶口流散帳籍隱沒其三
察農桑不勤倉庫減耗其四察妖猾盜賊不事生業其

五察德行孝悌武材異等藏器晦迹以待時者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縱暴寃抑不申者方今莫若時詔御史分出而臨遣之使郡縣覈於監司監司覈於御史御史致其狀於宰相則天下郡縣之治可指掌而議可僂指而分庶幾古循吏之風復見於今日矣

屬民

昔先王和同四方連絡萬里使家與家相愛人與人相親保之而不忘合之而不散者有道以維之有政以屬

之有法以制之而已以民情為易辭也故以九兩繫焉
收以地得之則食之者不去長以貴得之則事之者不
忘師以賢得之儒以道得之則樂其教者安宗以族得
之主以利得之則親其上者朋友以任得之則善有以
相成藪以富得之則利有以相養以民心為易危也故
又以本俗六安焉媺宮室所以同其生族墳墓所以同
其死聯兄弟所以同其恩聯師儒所以同其義同衣
服所以同其禮故能上下統一遠近和合父與父言義

子與子言孝長與長言友幼與幼言弟息足以合情而相愛文足以飾貌而相接此維之有道者也先王既有以繫其民又有以安其俗猶以為不足恃也故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塟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至於守望相助出入相友嫁娶相媒有無相貸疾病相恤祭祀同福死喪同哀男子不足於耕也相從而助耕婦人不足於績也相從而助績一鄉之事皆通

也無求而不得一鄉之情皆同也無為而不知此屬之有政也先王以謂有政以屬於前無法以制於後未足以防民也故徙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徙於他則以旌節行之無授無節則以圜土納之竄伏者無所匿欺偽者無所容無事而出鄉則鄉必問無事而出關則關必譏民不擾於流寓吏不勞於呼索由此而登於司民則可以知其數由此而比於鄉大夫則可以均其力由此而斂於司稼則可以制其食由此而會於小司徒則

可以用其衆此制之有法也維之既有道屬之既有政制之既有法不幸旱乾水溢民食不足轉流四方則非道之所能維非政之所能屬非法之所能制雖天屬脩仰之間不足以自存又焉有守邑地居室家而不去者哉故為之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為之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又為之荒政十二以聚萬民不必斂其利而利可散不必盡其征而征可薄力則弛其勞刑則緩其責舍禁以赦小害去巳以釋小過眚禮而使勿充殺哀而

區區瀕海之齊制國為二十五鄉郊之内自軌以至帥
郊之外自邑以至屬以相糾聯以相保合少相居長相
游居處相樂行作相知以守則固以戰則服故桓公九
合諸侯而號為強國者善保民故也自熈寧之初嘗詔
天下行保伍之令此有意於三代之遺法也行之數年
法雖具存而民未安土義不足以相守則時有桴鼓之
警恩不足以相保則或起父子之訟壯力分於出贅世
業入於兼并戸口隱於圖版夫家脫於聯伍輕鄉危家

遠出千里故秦多晉冦而魯雜齊語祭祀不從丘壠老死不知子孫罰不及於其友其犯法也輕其背本也衆雖欲均地著之政立土斷之法未易制也昔三代之時里無閒民民無游業居則皆勸功樂事之人出則為伏節死難之士以守則國富以戰則兵强今天下壯有力之民僑寓雜處散於四方手不服耒耜之勤心不知田畝之樂為淫巧奇技屠販游博其無理之甚者嘯聚不逞殺人于貨邑里不告訐門闗不訶問縣官鄉吏察治

楠豫章皆良幹也長之養之至於成材而後可用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性無不善也充其性以至於成人然後可以治人未能成人也雖公綽之不欲冉求之藝聖人猶不取者禮樂不足故也先生能使人必至於成人固有術焉謹學校以教之而已先王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明人倫然後可以盡人道盡人道然後可以治人事故入使長之出使治之道還以同民之善而已方其教之也或三歲賓興或終身不齒雖庶人之子孫積問

學正身行屬於禮義則歸之卿士大夫雖卿士大夫之子孫不能積問學正身行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此所以責人之必成候人之必至也自離經辨志至於敬業樂群自敬業樂群至於博習親師自博習親師至於論學取友自論學取友至於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未能通達則知不足以應物未能強立則仁不足以守身先王責人必至於如此之詳者盖人之行已也自非四十而不惑則是非之理去就之義猶不保其往

陛下聰明淵懿出於德性問學智慮發於天縱萬機之
暇周覽墳籍如稽之以驗物又操之以決事天人之道
帝王之業固已自得於成心矣間諭大臣專意學校慨
然思得豪傑之士與之都俞經畫以躋時於三代之隆
凡試言博士上書公車者躬自考覈或擢之以高第或
官之以不次其於好士可謂篤矣然而承學之士經學
未甚明德行未甚厚志意不修風義不肅未足以應陛
下寤寐虛已之求以其好學之志不能勝其祿利之心

故也夫軒冕在前韋褐在後雖子夏不能忘交戰之患利動其心故也子張學干祿孔子告之以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蓋有志於學無志於仕然後可以盡心於聖人之道而成士君子之器今之學者弊在利祿之欲速其為道也苟於日月至焉而已矣故經術未甚明德行未甚厚志意不修風義不肅良以此也夫聖人之言非如天之高遠非如鬼神之不測凡所以明天道治人事者不外吾

所性而已故秦焚六經殺學士聖人之言鬱而復明者
性之在人不可滅故也今之經術皆出於師儒致一之
論刬革俗學發明至賾蓋天為陛下生其人人為陛下
篤其說此士之去聖人千載之遠生於今而幸見者也
然而有論然後能議有議然後能辨見近而不及遠闇
一而不知二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得人之得而不
自得其得是由思索不精爾昔有梓人為鐻者其技甚
賤然猶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五日而不敢懷非譽

巧拙者致其精也乃若萬物之理萬理之變可以坐觀可以意得必曰思之而已思之所入與神為一非神之使然也精之至也茍能如此利祿不足動也陛下欲取士得人莫若待其教養之久抑其進取之速使人盡心致志深造而自得然後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庶幾作人與古無愧矣

政錄

天下之治渉於道者無患乎至略渉於事者無患乎至

詳蓋道之所以官天地府萬物役使群動運之以精神感之以會通聖人端冕南面恭已而已事所以應時而造推物而行號而讀之則有名指而議之則有數自其名而舉之則小大先後不可易也自其數而積之則一二三四不可亂也然而日之來者無窮往者益遠事之方至者常謹幾成者常忽此所以苟完於耳目之前寢微於歲月之久以至曠敗缺漏紛紜倒迕而不可考者常以此也而況政教禁令綱紀法度有屢進而後成有

以詔王及冢宰廢置冢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
受其會聽其政事詔王廢置三歲大計羣吏而誅賞之
不獨官府之治如此也春朝諸侯以受天下之圖籍而
行之官以利害為一書禮俗政事教治刑禁逆順為一
書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以反命
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夫內以獘羣吏之治外以周知
天下之故舉無遺事事無遺慮其職守之勤怠功利之
登下用度之多寡經畫之利害百日之所積者一日而

槩舉之百人之所共成者一人而坐見之任事之臣不敢為偷得之利以倖耳目之所不及天下之治常為之不厭通而不倦考覈詳故也後世不知其法以謂帝主之道必無為而用天下無為不達者無不為之說政教禁令綱紀法度一切曰有司存事常至於偏弊而不救者無術以舉之也故大事宰天子之不問小事宰大臣之不知漢文帝問丞相決獄錢穀數而對之以廷尉内史宣帝時郡國上計簿具文而三公不以為意上下如

樂靜集卷二十六